

寰宇



日十三月七年七廿

期六第

卷一第

日本不是中國的對手

廖崇聖

現階段蘇聯之面面觀

廖崇聖

羅馬尼亞的君主革命和羅王的外交政策

龔振祺

日本的「幕後」

德國 Margit Gantenlein
陳以志 譯

取而不予的日本

英國 Hugh Bryan
美真 譯

日本仍舊是毫無把握地前進着

英國 Manchester Guardian
宗山 譯

英保守黨的和平政策

英國 H. N. Brailsford
湖邨節 譯

希特拉馬前卒漢倫演辭的答覆

美國 Dorothy Gillespie
毅甫 譯

東海名花論

劫

耳聰與耳聾

以符紐織大綱云爾

首足顛倒

丁文江詠竹

希特拉未來的行踪

閒談



第四五期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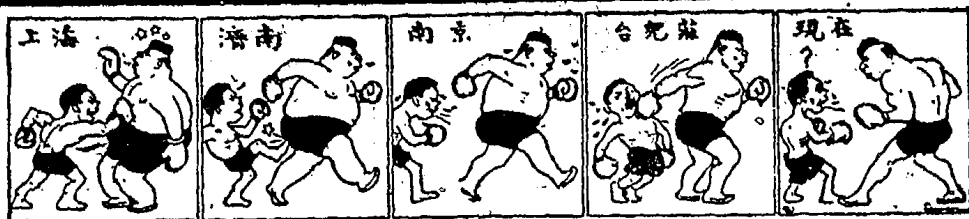
| | |
|--|---|
| 從現代農業生產證明暴日藉口人口過 利施行侵略之謬誤 日本與墨西哥油田 大時代下的梧州 廣東國防建設之我見(下) 德國能够應付未來的大戰嗎? 慕沙里尼啞口吃黃蓮 中歐漫談 密佈全美的日本間諜網 美屬夏威夷的「薩佈羅陀」 甚麼是最有價值的教育 美洲土人考 飛機能够制戰艦的致命嗎? 遍地的喇叭聲 | 廖崇真 廖崇真 葉顯林 鄧邦模 廖崇聖 The Economist 尹毓蕃譯 The London Banker 湖 邨 節 譯 長塘編譯 Newell Lehman 陳以志譯 Reader's Digest 葉顯林譯 Reader's Digest 廖 本 靈 譯 Chicago Sunday Tribune 黃 義 譯 The Sphere 友 荒 譯 李錫彭 |
|--|---|

主 編 廖 崇 聖
 發 行 者 寶 宇 羅 誌 社
 營 業 主 任 廖 榮 理

本 刊 每 月 逢 五 十 日 廿 五 日 出 版
 全 年 三 十 六 冊
 每 冊 售 幣 國 一 角 五 分
 國 內 定 預 全 年 幣 國 三 元 五 角 半 年 一 元 八 角
 外 國 全 年 另 加 郵 費 二 元 二 角

社 址 廣 州 豪 賢 路 萬 福 里 三 巷 二 號

本 刊 已 呈 請 社 會 局 核 轉 登 記



此文 梁秘書長早於六月初旬自重慶寄來。延至今日始在本期發表；敵機上次狂炸廣州所影響也。本刊後進出版界 梁公不以爲吠聲也，毅然以鴻文光卷首，本刊感謝且知勉勵。——編者——

日本不是中國的對手

梁寒操

我軍退出徐州不是戰事失敗
自從我軍退出徐州，敵軍闖入河南其以後，社會上一般人就有些旁皇。彼此見面時，談不上幾句話，就問：「你對於戰局看法怎樣？」我的答語是：「日本不是中國的對手。」

因爲徐州失守，大家便有點震動，這自是普通人的常情。可是自懂得戰事的人看來，實在是替我軍喝采的。爲什麼？因爲敵人對徐州的作戰計劃原是用他們拿手戲的色當戰畧，就是外線作戰的包圍殲滅戰畧，北從濟寧趨歸德陽山，南從懷遠向蒙城永城，形成剪刀形來包圍徐州，想利用機械化部隊，把我們的主力殲滅的。而我軍居然這樣機警能夠馬上向南突圍，全師而退到安全的地帶，使敵人撲了一個空。敵人這個兇狠的牛角拳我能够躲閃過去，保全實力，依然穩紮馬

步向他遛拳，這是多麼聰明的打法！拿象棋來比方，我們不是怕對方的車馬過河。我們所怕的是對方吃了我們的「車」。如今我們的「車」既保全，對方過河的車馬反要如我們的「車」的威脅了。

戰爭的勝敗要看全段全局

這不是單就徐州退出到現在河南混戰這一個階段來看，還不足看見戰局的真相。要看戰局的真相，第一不要單看一節，要總看全段。不要單看一部，要總看全局。大家都知道我們對日的抗戰，老早打定的主意，就是不戰則已，戰就要拚個你死我活的。我們在決定應戰之時，早就打算打個三年五年，絕不奢望短期的戰爭就可以結束。因爲我們是一個經濟落後因而軍事未能現代化的國家，而敵人是一個資本主義尖銳化，軍隊武器現代化的一等強國，我們是不由不採取這個持久戰的策畧的。

既然是拿的持久戰的策畧，所以對於敵人的應付，就要在能拖長其時間，消耗其金錢，減損其軍實，疲殺

其士氣。對於自己的打算就要在能堅持長久，充裕財源，團結民心，訓練新兵，多得外來的軍械接濟。日本雖然是強，可是工業基礎不固，在國家經濟上看，原有「泥足」之稱；而且是侵略的戰爭，在人民心理上都有「師出無名」之想。這都是他最大的弱點。我們祇要堅持打下去，打到他筋疲力倦財政沒有辦法之時，這擺在眼前的結果，是日本國內經濟的窒息，民衆的革命，日本軍隊在中國國境內一串一串的慘敗。

這是不是我個人打的如意算盤？不是的。你留心我們最高統帥的綢繆，你就可以看見。

蔣委員長在去年十二月中從南京到武漢時發表告國民書就會明白的指點：

「且中國持久抗戰其最後決勝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實寄於全國之鄉村，與廣大鞏固之民心。」

「故對日抗戰乃三民主義與強權暴力帝國主義之戰爭亦即被侵略民族對侵略者爭取獨立生存之戰爭，與通常國際間勢力敵之國家相互戰爭大異其趣。故抗戰之始，非不知我之武器軍備一切物質力量遠不如人，而我之革命精神終不啻以此為之屈撓。稽之各國史例，凡革命建國之大業，本非旦夕所可期。所經之險阻愈多，則所獲之勝利亦愈大。惟賴我革命精神無所屈撓，再接再厲，愈挫愈奮，則障礙摧毀之日，即最後勝利之時。」

蔣委員長這個作戰的策畧，也並不是自南京退到武漢

才決定的，他在去年雙十節告國民書就已經說過：

「我們要認定這次抗戰斷不是一年半載短期間可以了結的事，要預備到今後的困苦艱難，只有一天一天的加重，因此必須準備着一切來擔當比今天還要艱難困苦到幾十倍的境遇。我們唯有立定犧牲到底的決心，纔能達到民族生存的目的！」

我們必先明白我們最高統帥的戰畧，然後來觀察戰事的過去，和推測戰事的將來，我們就曉得日本到底不是中國的對手了。

過去十個多月戰事的檢閱

戰爭原不過是政治手段的擴大，也可說就是政畧的比鬥。過去十個月的戰事，如果就兩方政畧比鬥這一點來觀察，日本人在各個階段中是失敗居多而勝利絕少。

蘆溝橋事變發生以後，日本人所採的政畧，原是想「不戰而勝」。他們想用敲着指頭一喝催眠的魔術，使中國像孩子般閉着眼睛就完全受了他的支配。可是我們的最高統帥在廬山發表談話，認定「蘆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係中國國家整個的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日本人的「喝催眠術，因此就馬上無所施其巧了，這是日本失敗的一着。

自從上海虹橋飛機場挑釁事件發生，日本人所採的策畧，却是想「小戰而勝，」速戰速決。「他們以為南京是中國的首腦，上海是中國的心臟，只要一拳打中中國的心臟，和中國的首腦，中國就要昏倒。在他們的預算，以為

個星期就可以達到目的的了。可是我們最高統帥，却馬上調集大兵二十萬以上來抵抗，使敵人用到陸軍十萬以上，海軍主力艦的長門陸奧，空軍最有名的木更津隊，打了兩個月還是局促於滄滬的一角毫無進展。所以當日本駐華大使館代辦日高揮淚離京之時，他一面惋惜着中日國交之無法補救，一面却說中國人調這樣大兵，來應付上海的戰事，實在手段太兇。因為日本人在這時候已經曉得中國是決定長期抵抗，日本所遭遇的空前災難，恐怕是不可避免的。這是日本失敗的又一着。

我們英勇將士，在滄滬一帶的苦戰，居然支持到兩個月，這是有些出乎敵人的意料，實在也出乎世界各國的意料了。其時九國公約國會議，正由美國發起，將在北京舉行。我們的英勇將士正在打得起勁，又爲要在九國會議以前，保持我們的勝利，不肯作寸土的撤退，把軍隊後移到自已預備好的堅固工事防禦綫，這不能不說是我們一着的錯誤。當去年十月中旬至十一月中間這一個月，我們對於東戰場一村一鎮，還是拚命死守，拿血肉來抵擋槍砲，這犧牲實在太大了。後來因爲敵人金山衛的登陸，和大場的攻陷，使二十多萬軍隊，一時退避不及，失敗恐怖的心理，瀰漫着京滬路一帶以至於全國的軍民官吏。因而勢敗如山倒，不到一個月，遂使首都淪陷，舉國惶惶跟着太原失守，濟南放棄。這一段的經過，真是令我們有不堪回首之嘆。如果在這個階段，我們早些作有計劃的撤退，以今日運動戰游擊戰的戰畧在京滬路一帶，與敵人週旋。那首都

縱然不免失陷，也不至這樣快，更不至有去年年底退出南京後這樣的狼狽情形。我毫不諱飾這却是我們失敗的一着。

從首都失守以後，戰局便轉入到一個新的階段。這時候日本人的策畧，是利用德國出面調停，聯合全世界法西斯的力量，冀圖結策戰事，使中國投降屈服。可是結果又是大大的失敗。我們最高統帥，一到了武漢，即發表告國民書，聲言抗戰到底，把一時失敗主義的心理，挽救過來，更從事於第二期戰爭的積極準備。德國大使幾次誘降的試探，都遭我們最高統帥不卑不亢的合理的拒絕，我們全國文武軍民因爲鑑於東戰場的失敗，感於最高統帥的鎮定如山，都發生了許多新的覺悟。這覺悟是什麼呢？

一 祇有抗戰到底是中国唯一的出路。

二 不問國際情勢如何惟有盡其在我。

三 在戰術上拿應擋即擋應避即避的策畧，不築守據點戰陣地戰致受無謂的犧牲，而活用運動戰游擊戰以分散消耗困憊敵人的力量。

四 加緊軍隊一般民衆政治的訓練，以發動全國抗戰的悠久偉大的力量。

五 更加强各黨派的團結統一。

我們這樣替覆了日本以後，日本的軍閥愈更躁不穩了。日本的兵士愈更厭戰而不守紀律了。在京滬路則到處恣淫搶掠斃盡其所謂皇軍的光榮；在津浦路則有臨沂台兇惡的慘敗。在正太同浦路則雖然一度直抵風陵渡，而因爲到處

受我軍的襲擊牽掣，結果不能不步步後退，依然守着幾箇孤城來待援，各處日本兵士之厭戰自殺，尤不可勝數。從本年一月至四月這一箇階段，可說日本的軍隊是由不怕而打到怕，而中國的軍隊却由怕而打到不怕。這是日本失敗的又一着。

從五月到現在則可說是日本軍閥老羞成怒迫作軍事冒險的時期。爲什麼他們在此時期作軍事冒險呢？一是由於台兒莊的慘敗，把日本皇軍六十年來從無敗過的榮譽失去了一着。他們安得不努力奮鬥希望挽回面子。二是由於日本財政困難之日加顯露。我於三個月前（日本軍隊尚未在台兒莊失敗時）就看見一箇自日本來的秘密情報。其中引證日本經濟界金融界實業界的權威在文字或口頭上的意見都對日本於財政危機毫無掩諱。其中最悲觀的，說日本難渡的財政難關即在本年的八月。比較樂觀的，也只說日本財政至多僅得支持到本年年底。因此這箇擔任情報的人的結論，說是中國要慎防日本少壯軍人在最近的將來，會作一個軍事的大冒險。如今看來這個推測是確實對了。徐州的包圍，隴海綫的挺進，廣州的狂炸，都不過是日本軍閥老羞成怒的心理表現而已。如果日本軍人是以操勝算滿志躊躇的話，他們又何必發狂般的着急呢？試看結果又如何？圍攻徐州的色當戰畧撲了一個空上文已經說過。蘭封的爭奪戰又損失不少的兵力，廣州的狂炸只引起粵人的狂怒，世界的公憤罷了。本月九日看見我們最高統帥的談話說明「今後戰局關鍵不在一城一市之能否據守，最要緊的是一方

面選擇有利的地區，以擊破敵人主力，一方面在其他地區以及敵軍地方盡量消耗敵人的力量。今後戰事即將轉入山地與湖沼戰，天時地利均於我爲有利。」這更使我們對於戰事的前途，增添無限的樂觀與勇氣。我看日本軍閥這一隻笨驢，從此已陷於泥淖之中，在不久的將來還要受比台兒莊加倍慘傷的失敗呢！這是日本的失敗又一着。

由這十個多月的經過看來，日本的失敗有四着，而中國的失敗只有一着。日本現所得的是什麼呢？北平，天津，青島，濟南，徐川，南京，上海，廈門，歸綏，太原，開封，城市的重要據點，誠不可謂不多。但只是據點而已，據點與據點間一條交通綫而已。而交通綫左右的面，還大多數是在我們手上的。這些面上還有我們許多的正式軍隊，不可勝數的游擊隊和始終仇恨日本的廣大民衆。最近晉省西南的殘敵快要肅清。冀省的保定石家莊，綏省包頭都漸爲我軍包圍，浙江的海鹽吳興，江蘇的宜興，我軍都有不斷勝利。前幾天從濟南來的一位朋友報告，他乘膠濟車由濟南到青島，竟有四天開不出去，到第五天由機關鎗隊隨車護送抵禦沿路的民軍才勉強開行。在這種情形之下，戍守各地的日本軍士心理是不寒而慄的，日本每月要花多少錢，才能維持這交通綫呢？打了這十個月已經耗去他們的金錢五十萬萬元以上，死傷他們的兵士四十萬以上，而且飛機也毀了六百架以上，軍艦也毀了二十條以上了。現在日本軍閥之發急，亂性，是當然的。



原件短缺

現階段蘇聯之面面觀

廖崇聖

(一) 小引

歐戰結束後，二十年來，世界文明，威脅之大無若今日之甚者。侵略暴舉繼九一八而後，層出不窮，國際公法掃地以盡。弱小民族犧牲於部落式的血統觀念之下，慘絕人寰，人道主義於斯蕩然。國際貿易於狹隘之經濟的國家主義控制之中，淪為「現物經濟」，經濟恐慌之循環發現，益趨頻繁。且也，侵略者之個別行動尙虞未足，近復狼狽為奸，形成所謂反赤陣綫以壯聲勢。彼民治主義之列強於屢受威脅之餘，不獨弗知團結，且以昧於階級利益之故，不惜媚敵苟安，欲鳩止渴。長此以往，受其荼毒者，豈僅區區之弱小民族，即全體人類累積之當代文明，亦將淪為蠻荒世界永無自拔之期矣。於此沉悶與恐怖局面之中，不為暴力所屈，大聲疾呼，冀促民治國家團結赴難者，惟當年視為國際敗類之蘇聯耳。是今日之蘇聯不啻為被侵略國家無限希望之所寄。身嘗侵略痛苦之捷克，西班牙與我國其外交方針之盤訂，尤不得不視乎該國之近況而轉移也。請就該國之實力，黨爭之真因，外交方針之轉變，一申論之，以供我外交當局之參攷焉。

(二) 蘇俄之實力

欲窺一國實力之全豹，必須從經濟軍事雙方作綜合之探討，庶乎有濟。經濟之中，尤以生產力為重。蘇聯自第一二次五年計劃相繼完成後，其生產之激增大有一日千里之勢。以言工業，其生產總額四倍一九二九年之數，較前一九二七年更達七倍之多。十五年前勞工人數僅八百萬衆，今則三倍於時昔而在二千二百萬以上。其農業生產總額較諸時昔者雖僅倍半，惟機械化之集團農場則已達於普遍成功之城。迄本年三月止，全國集團農場凡廿五萬所，農田面積十萬萬英畝，包括全國農家百份之九二；佔全國耕地面積百份之九九。因全國農工生產之銳增，國民平均所得已四倍戰前之數，凡此種種，殆已貽笑人口，無庸贅敘矣。

若夫該國之軍備，以言陸軍則擁有雄師百四十餘萬衆。其中包括步兵九十師。騎兵五十餘師，一切兵器皆以高度機械化為標準。除各項重兵器之充分配備外，計有二人駕駛之小型坦克車一萬八千輛，鐵甲車七百餘輛。此外尚有七人駕駛，每小時速率十二至十五英里之巨型坦克車數

百輛之多。每輛設備，計有三寸直徑小砲一門，四十七公釐坦克砲二門，機關槍六挺，其配備之宏偉，誠非他國所可比擬。以言空軍，一旦戰事爆發，彼即可動員最新式之飛機三千架，必要時更可增至五千架。空軍人員計五萬名。其中駕駛員約七八千名。至隨時均可動員之三千架中，計有重轟炸機一千架，足載炸彈二千噸者。一九三一年以前，該國軍費預算年僅美金二〇八，〇〇〇，〇〇〇元；一九三六年後其預算已增至三，〇〇〇，〇〇〇元，〇〇〇元之鉅。蓋其主要目的乃在使其空軍實力凌駕乎列強之上也。以言海軍，目前其僅足供其海岸線之防衛。惟近已積極擴充，目的似在力謀與德國在波羅的海之實力相埒。計該國現約有潛艇一二五至一七五艘，其噸數雖無正式公佈，惟據若干海軍年鑑之估計當在七、〇〇〇噸以上。是其潛艇實力亦未嘗不可與日本相頡頏也。

(三) 蘇俄黨獄之裏因

一九三四年杪，史太林親信 Sergei Kinov 突遭狙擊，一時黨獄大興。數年以來，舉國上下，自上革命元勳，(如 Zinoviev 與 Kamenev 等) 紅軍領袖 (如 Marshal M. N. Tukhachevsky 等)，內政外交顯要 (如 E. G. Yagoda, N. Kres-hinsky, L. M. Karakhan 等)，下及各工廠暨集團農場之領袖與農工大衆慘遭殺戮者不啻盈千累萬。此固彼幸災樂禍之法西斯主義者相與矯首企踵，且祝且禱者；惟我民治主義國家間之則如雷貫耳，悽惶欲絕矣。誠以此悲痛之黨爭其

影響直接固恐削弱其自身之對外力量；間接，尤足以使美國之孤立主義者振振有辭，法國之人民陣綫從茲分裂，而民治國家之聯合日益虛渺也。

夫黨爭之所由起容或史氏個人之忌刻使然，所謂可以共患難而不可以共安樂者，蓋已亘古如斯，非史氏獨具之弱點也。惟外侮之不斷威脅，蓋亦一大原因。良以德蘇垂延於蘇聯之烏克蘭 (Ukraine) 者已非始自今日，而希特拉「我之奮鬥」一書中復奢言德國向東拓展之必要。波蘭雖弱，如有機可乘亦亟欲與蘇聯分一杯羹。芬蘭蘇聯間之關係暫時尙稱調協，第其國中野心勃勃，高唱「大芬蘭」主義而欲囊括蘇聯之卡累利阿 (Karelia) 者，亦大有人在。至黑龍江上日本之虎視眈眈，尤為該國心腹之大患。於此外患日亟，群情惶惑之緊張空氣中，國人之愛國狂熱自必油然而生，而過度猜疑之心理亦復勢所難免，結果，黨人之政見偶與當局互有出入，輒被視為國家叛逆而慘遭窘迫。況德日等國素以工於間諜技巧見稱。回憶歐戰爆發之初，美國尙未參戰，而德國間諜輒已遍佈全美，刺探軍情，破壞生產，無所不用其極矣。今蘇俄既為其侵略對象，在其間諜陰謀活動之下，國內之失意軍人皆意志薄弱之農工大衆，受其利用者亦在意中，是其銳意除奸，蓋亦理所應爾也歟。

雖然，蘇聯黨人之始終未能協調者，要亦另有根本之裏因存焉。此即蘇聯現有之設施未能與馬克思主義之理論相符，以致政見分歧，黨獄大興也。「各盡所能，各取所

需」乃共產主義理想分配之鉄則；其實現始為各革命元勳馨香默祝者。惟二十年來，因現實環境之影響，理論與實施大相逕庭。人民工作報耐差別之大，遠非各革命前輩意料所及。例如紅伶薪金之優厚有月達一萬盧布者，小說名家每年版稅所獲往往在十萬盧布以上。反觀都市之勞工，其平均工資，則月僅二百五十盧布而已。且工人工資差別之大亦殊驚人。其中工作勤慎，生產迅速者 (S. akhnoyets) 每月人



息有高至六百至千二盧布者，而多數之月入則每在二百盧布以下。此外黨員入息初本與工人

相埒。照黨員入息最高限額 (part maximum) 之規定，每月入不得超過六百盧布。第按諸事實，此例早經廢弛。且公務人員之薪額縱非極鉅，其主要之享用已由政府供應，是其實質收入已非薪額所得而表示矣。

不寧唯是，據該國最新頒佈之憲法，遺產權既經恢復；私人之入息，凡得自工作及儲蓄者，復獲相當之保障。

此外舉凡向儲蓄銀行存款，及投資於公債等舉，一一均蒙當局之鼓勵。凡此措施，無一非與初期之革命理論根本背馳，無怪黨人政見之日就參商也。

(四) 蘇聯外交方針之轉變

世界革命乃共產主義之一大信條。馬克思嘗云：無產階級革命，如未能擴展至重要之工業國家若英倫者，其影響之微，直若於酒杯中與風作浪耳。是故蘇俄之革命前聲，無一不以消除國界而促成世界革命為己任。在彼輩心目中，莫斯科者，非一國之首都，直全球無產階級革命之大本營耳。迨烈寧辭世之日，其黨人尚深信革命潮流，苟非西向拓展，蘇聯本身，將亦無以自存，宜揚革命，不僅為世界勞動階級謀福利，亦即所以求蘇聯政府自存之道也。一九二四年史太林手撰之「列寧主義釋疑」(Question of Leninism) 一書有云：「一國革命之勝利初無任何獨立價值僅能視為促進他國無產階級勝利之一助耳。」其奉信世界革命之篤，有若此者。

曾幾何時，二十年後之蘇俄，因實際國際形勢之磅礴衝擊，竟一變其補助世界革命之初態而進而力謀與資本主義國家合作，以為民治主義之前衛矣。推原其故始由於(一)歐戰結束未久，該國管一度致力於世界革命。一時德，奧，匈，意，及遠東諸邦之社會騷動風起雲湧。惜其結果則無一不相繼失敗。此後蘇俄領袖遂不得不承認世界革命之事實困難。(二)一九二八年，首次之五年計劃開始，為

謀國內外政局之安定以促其建設之充分實現起見，該國自有與列強謀妥協之必要。(二)前既言之，向東拓展之慾望，乃希特拉夢寐不忘者。反赤陣線形成後，獨裁國家之步伐既趨一致，侵略之舉於是益形猖獗。使其僥倖成功，則弱小民族固無倖存，即蘇俄之本身暨舉世之民治制度亦當同歸於盡矣。是今日之蘇俄爲自身計，爲公義計，爲民治主義計，在在胥有一捨其曩昔之孤立態度，積極與民治國家合作以去此世界文明之共同大敵也。

(五) 結論

綜上以觀，二十年來之蘇俄已巍然迄立於霄壤間，成爲世上不可侮之勢力，其軍備膨脹之神速尤爲銳不可當，儼然今後世界和平舉足輕重之一大因素。其連年國內黨爭之烈固堪惋惜，然遽謂史太林之勢力因而動搖，其政體從茲瓦解則未免過於杞憂。誠以據一般觀察者之意見，足以招致史氏勢力之崩潰者以外，紅軍之叛變；黨中領袖之篡奪；或民衆革命，暨工業破產諸端而已。第就紅軍言，自 Tukhachevsky 大將及其同寮七人慘遭殺戮後，軍心雖感哀傷，然其效忠史氏始終如一。且自軍中之政治委員制恢復後，軍隊之行動已非一二軍人所得而左右。蓋其指揮大權殆已操諸史氏心腹之政治委員掌握之中矣。是故紅軍之叛變，於理於勢均不可能也。以言篡奪，史氏不惜以除惡務盡之手腕，排除異己，數年以來革命元勳，其資望凡足與史氏相埒者，皆已死亡殆盡，今之在位者無一非史氏

親信。其中縱或有一二野心之輩起而問鼎，惟以資望不孚，勢必自取滅亡耳。其次關於民衆革命一點，俄國民衆向習於專制政體之壓迫，服從容忍無異其第二天性。農工大衆，藉令對於現狀極感不滿，充其量亦祇以消極手段從事怠工，或與一二工頭爲難耳。況農工之生活狀況確已遠勝曠昔，更無叛變之理。且該國現存人口青年所佔之成份特多，而彼輩又爲竭誠擁護史氏者。縱使革命終而爆發，惟政治密探星羅棋佈，且提挈無人，其失敗可立而待也。此外該國工業雖因管理不善致其效率未能達於理想之階段，然遽謂此乃其破產之徵象則又大謬不然也。

若夫，蘇俄外交方針之轉變，則所裨益於世界和平與我國抗戰前途者至大。前既言之，該國今後之方針，一方固捨其煽動世界革命之初態而埋頭於國內之經濟建設，他方更積極與民治國家合作而予侵略者以打擊與制裁。近數年來，彼首則加入國聯(一九三四年九月)，繼則與法捷先後訂立軍事互助協定(一九三五年二月)，其用意之所在蓋已彰彰明甚，無待煩言，今者中蘇合作既以去歲之不侵犯條約而開其端，此後應如何隨法捷之後而形成更密切之關係以壯吾抗戰之勢，以吾持久之力。是又有賴於我外交當局者矣。

羅馬尼亞的君主革命和茄羅王的外交政策

龔振祺

(一) 羅馬尼亞的君主革命

我國二十七年前前的民族革命是由漢族主動去革滿清帝皇命的；十四年北伐時代的國民革命，意思是由國民為主動，聯合起來革當時軍閥的命的。本文標題「君主革命」，正為要講論月前羅馬尼亞的，君主茄羅(Carol)怎樣把民主主義的命革了，怎樣恢復君主專制。茄羅王既不是一個失了位的君王，一向却在位聽政；所以這裏不說他復辟。不過「君主革命」這名詞聽來總覺有些突訖，差不多還免不了點兒語病，祇恨一時搜索枯腸乾腦也想不出一個適當的簡易名詞來。

英遜帝艾華威覺着沒有他所愛的禾非碧色(Persis Ma Hoed)女史的輔助，他心裏雖然很樂意的，却也無力完成他所負的帝皇的重責大任；又認定老臣們憂慮到帝后的金冕落在禾非士頭上硬教皇帝金身失色，會鬧到不能維系英帝國各地對倫敦的景仰，於是艾華皇帝便爽快地決定拋棄江山保愛情。世人當初真夢想不到今世人勝似古昔中古世古人的浪漫！但是茄羅王十多年前也有和他舅父艾華一樣熱烈的浪漫情史；他為了一個紅髮的美婦人也很樂意棄了嗣位的權利，撇了妻兒跑到維也納或巴黎去。不過茄

羅到底忘記掛着他的江山，一九三〇年，得了農黨領袖萬牛(Manu)氏的助力回到羅馬尼亞，把他的兒子頭頂的王冕接過來加到自己的頭上。聽說萬牛氏擁戴茄羅回國，本來附有的紅髮美人呂碧蘇(Lupescu)不同來的條件，給茄羅破壞了。那麼茄羅王比他舅父似乎伶俐好些，他既愛江山並愛美人也。

茄羅去國，他的父王死了，他的幼子被立為王；自由黨是從來反對他回國的。不料萬牛氏運動了國內的軍人迎他歸國即位以後，他對萬牛氏倒疎遠了，反要袒護自由黨人。自由黨代表的是國內的大地主，工業家，銀行家和大商人。這一黨把持國會專為資產階級謀更大權利而抑遏農工。近世自由黨在羅馬尼亞確有最大的政治勢力，佔盡一種的經濟利益了。茄羅回國後聽從紅髮美人擺佈，更把種種特別權利賜給這些自由黨人。

萬牛氏領導佔國內人口大多數的農人，要求在憲法上，改善和保證農民的社會的和經濟地位。他一面主張把大地主銀行家，和其他的大資本家們的特殊權利根本推翻了，好從新整建農民的合作經濟；一面更主張政府祇應對國會負責，國會祇對人民負責，國王的權限不應大過英王或法總統負有的。講到人格，羅馬尼亞各政黨中想來再沒有

那一個領袖比得上萬牛氏的清白熱誠和能幹。茄羅王不知因為萬牛氏的政治主張和他自己的野心抵觸，還是因為葛碧蘇女史不喜歡萬牛了，他總不肯因為萬牛出力為他恢復王位而出力扶助萬牛的政策。去年十一月自由黨的內閣四年的任期快要屆滿，該黨的領袖曾若實地勸茄羅王任命萬牛氏組織一個純粹農黨的內閣，茄羅王不知為什麼始終不肯答應，倒要強塔塔里疏 (Tartarescu) 違反了他本黨自由黨的公意而組織新聞。後來普選，塔塔政府的失敗了，祖國黨 (Tutui penina Tsaua) 倒獲得一六%的票數(四十三萬餘票)。該黨在一九三二年的普選祇得過七萬餘票，佔那回普選的選票總數的二。五%罷了。祖國黨這回的勝利確數人料不到；但茄羅王因此便任命高加氏 (Coga) 組織祖國黨的內閣則更教人料不到。

祖國黨政府的第一幕劇便是排猶。不數天，羅京的酒店，舞場，戲院，和其他的娛樂場，因是猶太人開的或僱用猶太人樂工或侍役的緣故，都受祖國黨的鐵衛軍 (Iron Guards) 甚而被警察搗亂，鬧到相繼關閉了。其他的猶太人經營的大小商店，大百貨店和工廠也先後停頓了。正月一月，國內鋼鉄的定單比去年同月的跌了二八%；紡織物的定單同當跌了九六%；百貨公司的定貨也少了二〇%了。至於國內各種工業的股票價也跌了二五%。結果人人向銀行提款，資金於是大量的逃出國外，政府的收入自然大大減了。在四十五天的祖國黨政府治下，不止猶太人的財物到處要被搶掠或破壞，許多猶太人連生命也喪失了。

在祖國黨治下，整個的經濟機構停頓了，全國的人也入了恐怖的狀態。二月七日，駐羅京俄使館代辦不知怎的忽告失踪，國內的情勢於是更為此亂。到了九日，內務部長應羅王召進宮，也老實地報告高加總理自己已承認失敗。同日法使親訪高加氏，向他警告不應破壞羅馬尼亞保護少數民族的條約義務，並向他質問秘密遣使聘德的用意；當夜英使訪茄羅王，又不知講了些什麼話。聽說到了次日，二月十日，蘇俄政府又向羅馬尼亞發了三次的最重警告。於是高加氏的臺倒塌下來。所謂舉國一致的政府也倉卒間成立了；這政府於是宣佈擁戴茄羅王為狄克推多。當時農黨的領袖萬牛氏極力反對這一着；他以為這種非常的步驟是很不必需的，他相信農黨要有兩月的時間，便能恢復國內的秩序和取得國內多數人的擁護。雖然這個非常內閣羅致許幾個自由黨的重要領袖，自由黨本身還正式聲明這幾位老頭子祇以私人資格參加。至於祖國黨的領袖哥德厘安哪氏 (Cdreanu) 也說茄羅王對於這回的政變要負全責，並責茄羅王背信自立為狄克推多。

這回羅馬尼亞的政變，可算為茄羅王個人的大勝利，國內三個主要的政黨最少暫時都失勢了。民主制度暫時已東諸高閣。本文要說羅馬尼亞的君主革了民主主義的命正是這個意思。

(二) 茄羅王的外交政策

茄羅王的外交策如何，誰也不容易給個確切的論斷。有

人以爲茄羅是親德親意的。他們會說自從一九三五年的德羅協定成立，德意志向羅國購買了大量的煤油和大量的食糧，羅國也由德國買進各種機械和棉花與羊毛。他們更會說近年德國和意國各自把不少的新式史托克機(Storch)和馬失蹄機(Marchetti)供給羅馬尼亞的陸軍。這些都是事實。而且我們也曉得德國還要替羅國在黑海方面，君斯且沙(Osthanza)之北的地方建築軍港，意國也替她造若干號的戰艦。高加氏當政之時，我們可不聽得他求希特拉派遣若干克魯伯廠的技師來替換一向在羅馬尼亞軍械廠服務的法國技師？不過我們恐怕不能根據這些事實便斷定羅馬尼亞繞着德意軸心轉動罷。希特拉何嘗不買過英國製的戰機？可是德國至今還沒有和英國成立些像英意協定的協定。中國年前也在日本定造了逸仙號和寧海號兩條小小的毀滅艦，今日中國固然抗日了，當年我們的政府恐怕也沒有做親日的痴夢。

正如我們的敵國海陸軍閥沒有不執迷死鬼田中竊佔亞洲大陸的大夢一樣，德國的國社黨人都懷着一個北起波羅的海南臨黑海地中海的大日耳曼帝國的幻想。國社黨的德國既併吞奧地利，轉而圖撻羅羅，攻希攻土，從而出波斯入印度——幻想是這樣的，且看她幻滅時的痛苦如何。高加氏確是受過法西斯主義的剝度的，他執政四十五天中，排猶的勵害真要比希特拉想到他自己初執政的九十天太過心曠力勞了。高加氏向希特拉求借克魯伯廠的技師之前，原來法蘭西和捷克認定高加氏是法西斯的信徒，早已明白

拒絕繼續供給羅國的軍械。

高加氏的祖國黨政府四十五天的壽命完了，茄羅主的君主獨裁成立，以後的外交動向又怎樣呢？要想明白這點，首先還得明白茄羅王對祖國黨的眞態度。

我們還記得茄羅王的父親死了，代表資產階級的自由黨當時都竭力阻止茄羅返國，祇扶他的兒子米卡爾(Mihail)登極。到一九三〇年，農黨領導些有力軍人迎他回國，以後他倒和農黨疎遠了。去年十一月茄羅王不聽從自由黨勸他任命農黨領袖萬牛氏組閣，後來倒很快地任命那個祇能號召全國百份十六的選票的祖國黨組閣。看來茄羅王像特別倚重或同情祖國黨的，所以還有人相信祖國黨雖散了——二月廿一日祖國黨的領袖哥德厘安哪氏(Codrean)也正式通告解散該黨——高加氏和哥德厘安哪氏雖然跑到羅馬或別處去，茄羅王依然是親法西斯的。這是很近情理的一種懸想，不過未必就合乎事理。證以二月廿一日以後的事實，茄羅王不特不倚重或同情祖國黨，倒要壓抑祖國黨人。二月廿四日在軍警保護之下，羅馬尼亞的公民都投票接受茄羅王御製的新憲法了——不喜歡這個而具有勇氣的，在原則上可以當場在軍警的面前記名投票反對！在這新憲法之下，獨尊獨裁祇是國王；誰也不得主張階級鬥爭，或如何分配處置別人私有的財產；更不能主張改變政體了。不過一方面我們曉得新憲法明白規定：三歲以下的人一概沒有選舉權；牧師和公務員不得作任何政治主張或活動；誰也不得向國外任何政府或組織宣誓效忠，或接受國

外的金錢或金錢以外的助力；非三代居留本國的人一概不得任內閣閣員。那羅王更諭令把一切會隸任何經政府解散的政黨而仍在職的軍人，公務員，和公立學校的教師都開除了。一方面我們也知道，高加氏和哥德厘安哪都是暗通柏林和羅馬祖國黨的大多數黨員是三十歲以下的青年和學校的教師；祖國黨黨魁的祖父母一生祇居德或居波蘭。可見新憲法裏面，防祖國黨的規定實在比防共產黨的規定還多。

不過我們不能因那羅王壓制祖國黨就說他一定不親法而斯的德國或意國——雖然有人可以根據他同情或倚重祖國黨的假定來預測他在祖國黨解散後還繼續親法西斯的政策——祇要這在經濟上或國際政治上有利羅馬尼亞，那羅王在今日也不會推翻高加氏的外交政策。

到這裏我們或會注意到年來德意對於巴爾幹半島和中國歐很像有了什麼默契的；我們祇見德國向奧，匈，捷，羅四國，而意國則向南斯拉夫和西班牙兩國前進，羅馬尼亞從一九三五年和德國成了一種協定，早把大量的煤油和食糧賣給德國。這兩項的價值聽說到本年六月底會達到五百萬英鎊的數目。不過德國並非拿現金結帳，她祇拿機械和棉，毛，鉍，錫等貨和羅馬尼亞交易的。但是棉毛銅鉍諸物，無一是德國的產物；那麼，羅馬又怎能保那外瀕短絨的德國能夠從外國買得這些東西來給她呢？至於羅馬的軍械一向都是由捷克和法國供給的，到今日那羅王正不必跟高加氏一般，去求克魯伯廠特別製造些滴由法國或捷克

買來的槍炮用的子彈或零件罷。假如羅馬尼亞沒有錢建築一條從捷羅邊界通到黑海的鐵路了，試問窮光蛋般的德國或意國却從那裏找錢借給羅馬尼亞？可見那羅王在經濟上實在沒有親德的必要。

我們都曉得希特拉從主張收改凡爾賽條約的早已逐步撕毀該約了。我們也曉得戰後的羅馬尼亞却憑藉同樣的條約來統治歐戰前布加勒斯特的窩雷亞(Wallachia)，匈牛利的德蘭斯尼亞(Danesti)和俄國的比薩拉比亞(Bessarabia)。目下國社黨的德國正在糾結波蘭利用捷克境內德意志和波蘭的少數民族向捷克政府為難了，那羅王究竟看得透德國不會照樣的去策劃布匈兩國附和她恢復戰前舊有領土的要求麼？從他方面講，我們都記得十年來蘇俄沒有提及比薩拉比亞的問題了。平心而論，蘇俄可靠呢還是德意志呢？但是蘇俄對於羅馬尼亞之親德或遠德是很注意的。蘇俄已一再聲明不容別國侵畧捷克了，蘇俄和羅馬尼亞之間雖然沒有像俄捷互助協定的盟約，國社黨化的羅馬尼亞則一樣的非蘇俄所能容許。這從本年二月十日蘇俄爲了駐羅馬尼亞的公使館代辦失蹤而提出的嚴厲抗議和從在黑海方面的海軍對羅馬尼亞的示威就明白了。那羅王大概總看得到，遠者德國說不定要圖德意志大帝國伸張到黑海好囊括羅馬尼亞的油田；近者德國斷然不能派她的海陸或空軍協助羅馬尼亞抵抗蘇俄罷；那麼那羅王目下決不會繼續祖國黨前此的親德政策以結怨蘇俄的。何況那羅親德更會結怨那兩個廿餘年來在財政和在軍事援助她不少的英國和法國

茄羅王雖有他的很浪漫的一段歷史，到底還是個聰明人，很曉得世事的。從前在憲政的時代，茄羅王不肯任命農黨領袖萬牛氏組閣的，到現下君主獨裁成立了，他却很重用農黨的人。今日的閣員大部份都是農黨的人物。現任外交部長是從前駐柏林的公使，不過這位彼得烈士蘇先

耳聰與耳聾

友 淇

聰者聞一而知十，聾者聽十而後聞一。聞一知十，則風聲鶴唳，盡是敵機顛響；聽十聞一，則連珠彈炸，亦未足擾其雷定。去年八月卅一日清晨敵機首次來襲廣州，耳聾有絕不開炸彈或高射炮槍聲者！而聽覺過敏之人，已聞道聽途說而遠遁矣。故知目光者亦善裝聾。

以符組織大綱云爾

古 鐘

某日，一德人與一瑞士人邂逅於途。彼德人口，「吾聞之貴國竟有海軍大臣一職之設；查環瑞昔山，既無海軍，又無屬土。然則斯職，胡為乎而來哉？」瑞士人曰，「吾哉問也，貴國既無公理，復無人權，然仍有司法部長之職，先生又將何以教我耶？」

The New Statesman and Nation

生 (Parasol Ommen) 却是喜歡和李維諾夫接近多過和里賓特羅浦接近的。最近六月中旬，爲了籌辦那條從提羅邊界通至黑海的鐵路，茄羅王祇是派塔塔里疏 (Tatarski) 到富有的倫敦去，他何嘗就派人到赤貧的柏林或羅馬？

「她說，不先喝口架啡，是不能起來的，」



日本的「幕後」

陳以志譯

德日原屬法西斯中堅份子，彼此站在同一陣綫，變成相關的。日本這回向華出兵，一般稍願正義的國家，都對日實施相當的經濟制裁。要是希特拉天良未喪，勢必深悉日本目前的勾當到底是辭窮理屈，出師無名的。然而德日已誓為枕臂之交，患難與共，所以希氏不恤明知固犯，徇日請求停售兵器給中國，繼而把在華服務之軍事顧問全部撤回，和盡量予以種種便利。關於日政治的暗潮，經濟的崩潰，尤其是軍事上的弱點，柏林方面，都盡心盡意地把那免強可辯護的力為辯護，可掩飾的力為掩飾。譯者偶披閱「日本的幕後」(見德民族日報 National Zeitung)一文，不禁詫異，日全民對於政府這回侵略戰所顯露的貌合神離真態，很可憐地在這篇著述和聲托出。譯者之所以詫異，為的是這類描寫不應出諸於與日海誓山盟的輿論界吧。譯者不是一位心理學專家，不過按諸普通心理學常識，用敢推斷德方為着過於懇切為目前途擔憂，所以於無意中把日帝國後方的真相洩漏——促日早點醒悟罷。嘗聞犬噬人；可是人噬犬，却稀奇得很了。今日與日友好的德輿論界的所為，簡直是人噬犬，頗值一讀；因譯之，以供好奇者之消閒。

譯者

不久以前，蘇聯駐日大使——他同時是一位業餘攝影者——想在某戲院幕後攝些舞台景色。爲了這，他經向日內務省和該戲院主理人討得准許。雖然他的目的是純粹著意的，而各項手續事先已很審慎地妥辦，可是正當他準備把攝影機提到後台時，差不多釀成一宗了不得的「外交事件」，原因是當地警察很堅決地嚴禁他攝影，而他所提出的抗議又毫無效果。

人們不必榮任蘇俄外交官或露出攝影機才思量得到那在戰時日本「幕後」作攝取任何景色的嘗試，必然地遭受日

當局無微不至地阻止。然而，日本全民對華作戰的貌合神離本來面目，總可隨時隨地察覺得到的。

日本民衆對這回戰事所取的態度到底是怎樣，我們一察農村裏的一般人，就可得到一個很公允的印象了。那裏未必流露着反戰的意識，但我們總可感覺人們渴望和平的懇切情緒；他們對於政府向華出兵小題大作宣傳，都完全神離貌合充耳不聞的。且看日政府最近實施「全民精神總動員」的苦衷，自然心領意會吧。

這「精神總動員」運動的動機，並不是以撲滅反戰政潮

爲對象，純爲農民缺乏充份的熱誠而實施吧。例如農民們爲着兒子或弱弟被徵調到前綫去，因而終日長嗟短嘆，爲的是耕事日益困難，生活無以維持；他們對於政客慣於狂吠的高調——如日本農村人口過剩，向亞洲大陸伸張是刻不容緩之類——當然絕不置信。十人中抽一的徵兵條例（目前總動員法及此數），直接造成農場缺乏勞工的恐怖，這

種實情，甚至官方也逐漸承認了。自從集中全國化學工業力量於戰利品之後，農人迫於採用某種肥田料替代品，這又是令他們怨聲載道的。

此外，佃農的絲米收入雖或比較戰前畧見增加，可是工業製品的價格那麼的奇昂，以他們的收入，却購買不到什麼東西。佃農收穫之半數，還須付與業主，業主們也未嘗坐享清福，爲的是他們要負擔苛重的稅捐呢。爲了這回戰事，佃農和業主間的糾紛仍舊不斷地滋生。

從別方面看來——我們用不着掩飾，且就事論事吧——普通農人對於日軍的勝利，或前方寄到的奮興消息，却表露着得未曾有的誇耀神色。人們差不多找不到一封前線佳



音，其內容不以鼓勵後方民衆爲唯一目的的。這便得力於向前線士兵實施以近代精神訓練之結果了。然而，我們再不能從後方那爲父母的察覺絲毫盲從的不知所謂的英雄神態——這都是一般既往和現在的日本傳記所愛談及的；同時我們也不再找不着那爲人子者，爲兄弟或爲丈夫者應以戰死沙場，不然，也須負傷而歸爲無上榮譽的顯揚願望。日本

民衆，今日不論對國家或當地和家庭的禱祝神靈與往昔已大大不同了，農家私人大都置之不聞不問。

在各縣裏，人們不輕易察覺有絲毫仇視中國的徵象（那農人簡直不懂中國到底在那裏），至於向強占的「滿洲國」及中國各地移植，他們更沒半點的熱誠了。反之，日本農民每想及萬萬千的軍隊須要在衛戍營舍裏或郊外作長期的留守，都認爲不祥之兆。他們也不願從人烟稠密的祖國作大規模移植到大地去以資鞏固國家的勢力。一旦彼此

氣味相投，他們很誠實地常常這樣的表示，「我們却沒有土地野心」；他們的供述頗值得置信的。
够勇氣的還這樣的補述，「我們大可憑藉農業及其他的革新，把自己的景況大加改善的。」這些怨言，剛和居留城市而胸懷較大的人們的主張，互相輝映。他們之所以

確實戰禍與軍備，不單爲着流血傷亡，還感覺到軍費浩繁，致今急不容緩的社會和土地應與應革事宜，一再遷延。關於這點，一般青年後備軍官，或滿胸熱血的鄉村教育家，和當地的警署人員，都不能把其中的維艱做個完滿的解釋。

在都市裏，那幕後的衝突，更爲深刻和更易於辨別了。着者和很多日本婦女結婚；表面看來，他們爲着顧全體面起見，都參加各種愛國運動，和作種種的無聊犧牲。然而，他們同時也坦坦地承認盼望戰事早日得以終結，和無時不爲兒子或丈夫願慮，深恐彼等被徵到中國去作無謂的犧牲。其中有位對我說：「怕戰心理，你可以我以例其餘；我們婦女，大都人同此心，即使男子們也沒兩樣。青年男子們在未受體格檢驗前，每借濃架啡與茶以弱其心臟，希望檢驗不合格吧。這不過避免被徵調的一個尋常方法，還未算壞。真的，要是我們爲抗敵侵土而戰，爲保皇禍而戰，必要時，我們樂於輸最後一銅元和流最後一滴血，但這回的出兵……」。

可是青年人中負創痕的，所懷的見解却有點不同。某少年很有信仰地對我確言，大致謂和他採取同一態度的青年爲數很多。他說：「戰事是必需的，戰禍是華麗的。日本只要流血，便足以完成她的使命了。我們對於一般半

冷不熱的擁護戰爭者和各個秘密反戰組織，都應該嚴厲對付。這時節，那虛及經濟困難的，應視爲賣國。目前真正的犧牲還未開始，我們便怨聲載道，他日真的來臨，又怎麼呢？」

日負責當局，對於日政策某主要部分，正糾紛至劇。誰也主張伸張，但伸張的途徑和手段却又未能一致。這些官員，「理財保皇黨」，和右派的政客，間中也准許外國人一瞧他們由奸巧宣傳所製造的假戰熱產物；其中退以無形無影，令人難以了解的問題居多——例如全國經濟和軍事能力的預測，在華實際上的收穫，挑動英美的可能性，或惹起蘇俄陷於更險惡的糾紛之類。可是左右派（保守黨和過激派）都異口同聲，力言行動一致，謂欲達到勝利，彼此要無條件的合作。

戰事依然繼續，戰期既意想不到的延長下去，又遭遇意外的大犧牲。日本公意機關——輿論界，電影界政黨宣言——還得大吹勝利欺人自欺諛詞。却可憐，舞台幕後，景色黯然，甚至兇暴殘忍呢。警告越來越兇了：「我們不要祈望迅速的和平或物質上的酬報；我們今日已擲諸孤注了，姑且忍痛支持下去吧。」

Margit Gantenbein
National Zeitung

首足顛倒

直到一百年前的時候，歐洲裏許多農人睡覺是把他們的脚——不是把他們的頭——放在枕上的，因爲他們以爲日中他們的脚勞苦較多，所以夜間也應當享受較安適的待遇。 Collier's Magazine

長塘譯

取而不予的日本

姜真譯

日本「東方經濟學者」的主筆鑒於英日關係之日趨惡化，近來在該刊發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我們對於英國的不平」，文中詳舉各海軍國對日歧視，民治國家聯合反日，美國屬土推殘日本貿易之和平發展，英國在華扶植特殊勢力，排斥日本，諸事相質。文末特請倫敦泰晤士報彙紐約泰晤士報的東京特約通訊員Dyer氏致答。下文就是Dyer氏的答辯書。字裏行間把英日利害衝突至無可收拾的田地畢露無遺。這固然是日本外交失利的反照，也是我們求之不得的。不過文末提出「合作」和「獨霸」兩點請日本自擇一語，却頗堪尋味。如果有一天，日本終於覺悟無力獨霸而與列強成立妥協的話，所謂合作恐怕就要等於瓜分了。這是我外交當局亟應早為之所的。

譯者

我很感佩日本「東方經濟學者」(The Oriental Economist)的主編以友誼的坦直態度把日本對於英國深感不平的境况分別枚舉出來，同時我也要求以朋友的資格，用同樣坦直的態度作答。所希望於日本讀者的祇是不偏不倚的宏懷。

日本人以為英日關係的現狀是緣於英國拒絕和日本合作所致。然而合作的含義是「取」「予」並重的。假使一方而對於對方一切提議始終拒絕，那末，合作何從而來？近年以來英國向日本的重要提議無一不橫遭拒絕。

一九三五年英國遣派她的最高經濟顧問李茲羅斯爵士，提議英日合作，恢復中國的經濟繁榮。當時並沒有任何政治條件，簡直是一個安定中國的通貨計劃，替中國和在華貿易諸國謀利益罷了。我們的提議被拒。但這個計劃却

成功，同時日本和其他各國也實受其惠，因為一九三七上半年內大家的對華輸出也大量的增加。

一九三七年英國商請日本加入其他海軍國的協定，規定彼此也不在主力艦上裝置十四吋以上的大砲。其實當時其他各海軍國對於各類軍艦的噸數和砲徑的限制都已經共同接納了，而所期望於日本者却惟此而已。這小小的國際合作結果便會救各國節省了不少的金錢了；可是日本依然是不肯答應。

這回的拒絕便是後來許多不幸發展的開端，從此硬教英國，日本和其他各國的負擔加重了許多，同時國際間險象也相繼而起。直接的結果就是以十六吋徑的大砲替代了十四吋徑最高限度的規定。有了較大的大砲自然更需要較大的戰艦。日本辯道；英法美三國本來便有意建造更為鉅

大的戰艦，他們的查詢日本無非是想把海軍競爭的罪名加在日本身上罷了。可是反過來說，他們就是要建造較巨的戰艦的話，理由無非是由於日本拒絕接納裝置較小的大砲的提議所致。

最近的探詢，日本人視為不敬，當然，既然是謠言釀起，最妙的辦法莫如向關係者一詢。我們所查開的消息，我們自己也狠願意公佈出來，那末有甚麼不敬的地方呢？說到這回三國向日本查詢之舉完全是英國從中作祟一點，那簡直沒有絲毫的證據。

(一)

關於進攻和防守的武器之差別誰也不能夠提出滿意的界說來。那完全是看你本人是站在大砲的前面還是後面。同「等」和「比率」這一類的名辭祇是數真的問題益發模糊罷了。德意志何嘗不是一個自負不凡的國家，根據英德的海軍協定，她的比率還要比較日本小的許多，但她却不覺絲毫的屈辱。

真正的問題就是「安全問題」，而一國的「安全」，除却戰艦的多寡而外，還要倚靠許多因素的。且拿日本和英帝國的地理形勢來比較一下，前者的屬地與母國相去非遙，而擁有強大海軍之可能的敵對國家却遠在千萬里以外，後者的屬土彼此相去既遠，而他們的母國却位於各國均大擴軍備而又最不安靜的歐洲邊陲。平情而論日本人未必真的感覺到非有像英國一樣龐大的海軍她們不能夠安全的罷。地位和時勢乃決定一國安全的主要因素，戰艦的數量不過是次要而已。但英國決不是強迫日本接納一個次等的比率，英國的計劃，一九三六年遭日本所拒絕者，如能實現的話老早便把比率取消了。

上次的大海軍會議，日本提出了一個計劃，滿以為最妙不過的了。然而，所謂「最好」的東西，假使是始終不能夠達到的，那就簡直是「次好」莫大障礙。當時與會的有美、英、法、意諸國，其中沒有一國是接納日本的計劃的。同時大家也感覺想草擬一個各國也同意的量的限制方案，簡直是絕不可能。

英國希望於殘破的局面中挽回多少的成就，所以不惜歷盡艱苦，擬就一個質的限制的計劃，除却日本外，大家都承認了。當時，因為政治的原因，意大利雖然沒有簽約，但她仍然合作到底，並且協約中許多技術上的細則也是藉着意國的鼓勵而草成的。英國的計劃完全跟日本「不威脅」不「侵略」的原則相符；對於各國都是一樣的公允，並且取消了五—五—三的比率。然而，到底也免不了日本的拒絕。

世事要不是交互的退讓，合作是絕不可能的。一九三六年，日本非要人家全盤受她的條件，決不肯簽訂新的海約；一九三七年，她對於規定大砲口徑的穩健的最高限度的提議，拒絕合作；最近她又不能夠幫忙玉成主力艦噸數最高限度的規定，把自己的計劃拿出來，聲明「此乃最善之策，非此則決無他策可言」，這樣簡直就絕無合作可言。英國加諸日本新海軍政策的批評就是：這是不合作主義。這政策把世界大戰後促進和平的國際合作唯一成功毀滅了，結果就是經世界的海軍競爭，經過十六年的休戰之變，重複活躍起來。

(二)

各民主義國家當中並沒有什麼反對日本的同盟或協定。然而，証諸古今中外的歷史，若干國家的聯合，往往

會產生對立的聯盟的，而日本已開其端了。你們還記得一九三二年日本怎樣退出國聯的嗎？她自稱是想從複雜的歐洲局面中擺脫出來。可是她竟然回到歐洲來了，並且，在這個多事的歐洲中，跟兩個最暴躁的國家，拍檔起來。

英人對於這個羅馬柏林東京的軸心簡直莫測高深。日本人自己明白不？空言意日兩國，捨共產黨的國際組織而

外，別無他敵，這恐怕祇是敷衍無知孩童的神話罷了。說英法是聯合民主國家來反對日本的籍，我們祇要問答：英國的政策是極力反對把世界分作兩大思想的集團的。英國絕對不是擁護任何「彼此排斥痛恨的政策」反之，她正是努力防止各種界限的劃分，以免釀起國際間的痛恨與疾忌

日人又以英國緊閉着她的殖民地門戶拒絕日本的和平發展相斥責。可是英帝國却是日本的最好主顧，日本和英帝國的貿易却繼續不斷地發展。這究竟是從何而來呢？祇要一列日本對外貿易的數字這種非難便不攻自破了。一九三五年日本輸入英帝國的商品計值日金七一二。四兆元；一九三七年計值八八二。九兆元，計增百分之二五。同年



日本輸入英倫本部的商品更增至百分之四〇；輸入英屬印度者也增加了百分之九。

(四)

關於英國在華的地位，她是促成中國與外通商的先驅，這是鉄般的史實。並且在悠久的年代當中，她已建立了不少的利益於其間。但我們向來沒有要求過什麼特殊地位

我和她。友朋，法辦好箇有我的
的好最得找，找莊村的面前到
。罷來兩幾買你給好，酒燒

本的政策深感不安者就是深恐日本圖謀獨霸。英國一向願意合作的；但是假使她並見了獨霸的政策橫互在路前，爲着保障自己的利益起見她必須死力反抗！

Japan Always Says 'No'

by Hugh Byas,

The Living Age, May.

日本仍舊是毫無把握地前進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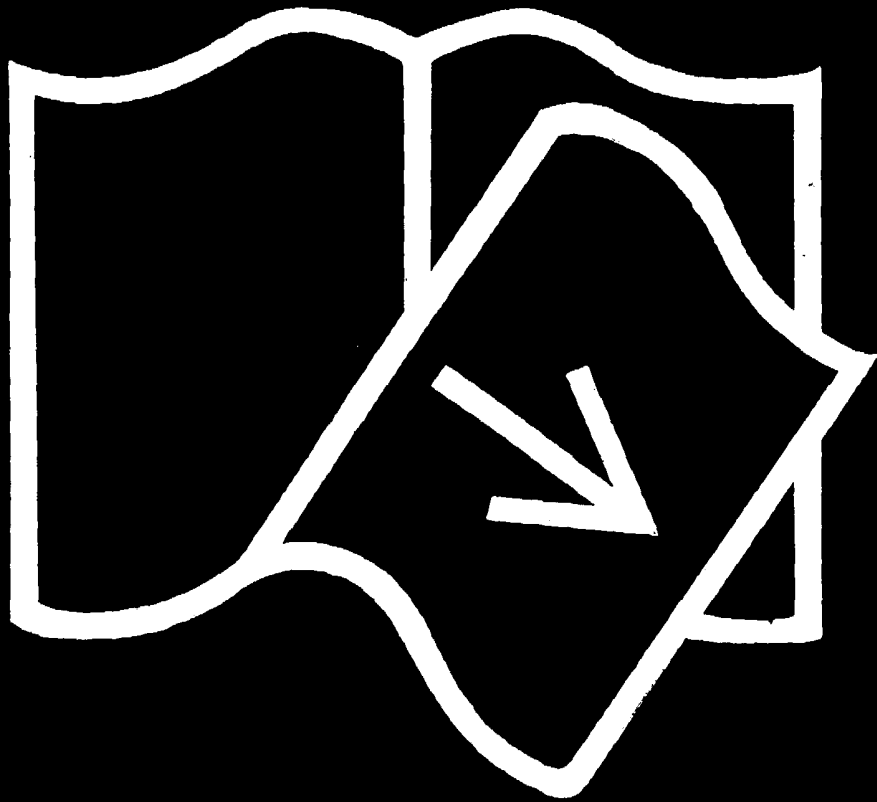
宗山譯

日本軍閥之希望征服中國雖然還是遙遙無期；可是証之於最近內閣的改組，他們却已征服日本了。表面上雖然是還保留着文質彬彬的近衛首相來遮蔽着他們的進取，實際上內閣中五個重要的脚色又給他們拿進口袋去了。海陸二相當然老早就在他們的掌握中，現在更加上了內務，外務，和文部三省。軍閥之中要是找着財政和商務的人才，那末大藏商務省也是落在他們手裏的。不過就是不在他們手裏，也有甚麼要緊？，橫堅軍隊的支票拿到來誰也要簽字的！這次徹底改組，大部份是因應時勢的需要，這個直是「戰時內閣」。任何國家，凡從事於生死掙扎的時候，文弱和穩健派對於那強暴者的退讓固然是無可避免；可是這次更變同時也証明日本已明確地跑進了醞釀已久的軍閥法西斯主義的途徑了。

最近陸相杉山辭職而以板垣繼任之舉就是証明日本政府已決定以猛力進行戰爭爲此後行政的第一着。從前，軍政當局有二種分歧的意見，一則力主無論中國軍隊退到那裏，必須繼續深入，啣尾窮追；一則主張暫時終止前進，以便鞏固其既得的地位。現在顯然是冒險深入的主張勝利了。這點可從內閣的改組和軍隊的行動見之。事實上日本軍隊的確已經向着平漢綫和西部推進。假使徐州爭奪戰的

結果是決戰的因素，這固然是好的。戰端初啓的時候，日本軍部滿懷着把中國軍隊包圍殲滅的野心。這是產生於二種動機的。其一就是惟有如此才能夠避免長期戰爭的耗費和危險而又可以粉碎中國的抵抗。其一就是包圍的戰畧，乃日本軍事領袖所最迷信的。日本軍人所最仰慕和引爲模範者就是坎內(Canne)色當(Sedan)和坦能堡(Tannenberg)三役的戰畧，——三役的勝利都是得力於先迂迴而後包圍的策畧的。尤其是色當，坦能堡二役日本人特別醉心，因爲日本軍隊多數是受德籍教官訓練並用德國軍事課本的。所以這次戰爭，日本人整天也夢着再來一個新的「色當」的戰役，他們以爲如此便會救中國崩潰而讓他們獲得敏捷的勝利了。

徐州一役本來是他們實施這計劃的最好機會。保禦兩海綫的中國軍隊，當日軍南北同時並進之衝，本來是腹背受敵的。他們既然不能夠東逃出海，好像是快要給他們一網打盡了；然而事實上日軍却功虧一簣。中國的持久抵抗擊破了他們的計劃。他們前線的人馬不敷，不能夠圓滿地完成這個包圍陣勢；而後方交通的維持能力又非常薄弱，所以增兵也不可能。並且他們又不能夠敏捷和秘密地推進，暗中迂迴。謠言暴露之後，蔣將軍便掩旗息鼓地把精



原件短缺

轉了，便會使他們的動化廢除或棄置法俄的互助條約，更推定捷克斯和捷了蘇台德區的德意志民族，便確立一個比利時式的中立的國策，永遠不待則身歐洲列強隊裏。

這個保守黨的歐州歐洲的組織和我們所擁護的兩個辦法恰是相反。雖然保守黨人今日的主張未至要解脫國聯，他們的組織的見解和一個世界的國聯的理想是根本相反的，尤其是和左派的人所提倡的英法俄在國聯組織下的國聯防禦約不能相容。英法俄聯防的倡導人，在保守黨看來，簡直成爲一個國際的人民陣線了。這些這倡英法俄聯防的祇要「國聯」及抗法西斯主義保衛民主主義的責任，却漸漸忘記了這一個強國在內政雖然可以左傾，在國際舞臺上卻都是保守的。有的強國，「要保護許多的問題和許多的資源」。

我們約魯看過張伯倫先生的通牒的和平政策了，我們可以讀讀英義協定。從義大利方面講，這回的協定是由無畏的，不恤一切的，政治的和軍事的力量做成的，雖不曉得羅馬的錢和羅馬的播音資助和煽動了那些匪團伯人在巴力士坦的暴動了義大利控制下的西班牙已直接威脅英國和法國的兩條主要的航海線了。義大利謀軍事上的便利已把那不宜入居的利比亞「經營」發展了，又把大量的義軍集中在那裏，義大利公然威脅埃及了。英義協定對英帝國的有利處正在滅除這個敵對的威脅，在這協定之下，駐利比亞的義軍將平，雖然就是逐漸的，要說到現在的生數，義大利也應允停止供給或補助匪團伯人的，雖然

這件工作夫可以轉託柏林代辦。關於西班牙的，無非是從前歷歷提出的君子的保證。這回的協定的中心還在雙方擔承把地中海沿岸的軍事設備以時互相通知。這樣的協議在外交歷史上的意義是假定雙方之間有頗深的友誼和信義的，要是英義能得以誠信相與的話，近年來兩國間的疑忌便自然會消滅。此外義大利更重申許些很舊的保證，最顯著的是關係利比亞(百利)的。雙方除却承認張伯倫的現狀，對於班比西尼亞的邊界也誓為修正了。

但在精神上，剛才指出的幾個條款倒屬次要罷。英義協約的真意義祇在英國正式承認義大利的侵奪。保守黨人的政治聰明到底對着國聯的用處了，他們要救國聯寬容他的前兇阻止不來的侵奪。這樣的措施，在今日阿比西尼亞繼續抗戰當中，是更招人譏議，義大利事實上恐怕還未罷控阿國的一半呢。不過我們對於這個協定的批評却是根據協定上關於西班牙的幾個條款，這些條款呢，全世界簡直視爲英國默許義大利毀滅西班牙共和國。慕沙里尼還在努力使意軍早利班半島，張伯倫却急聲和他談判，在這個時候重新和意大利接近不管表示英國最少是不關心義大利的侵奪行爲，艾登曾要求義大利首先撤回在西班牙的軍隊然後和義國進行談判，他的要求按諸任何國際道德的標準也要履行的。

慕沙里尼在這回的協定裏，無疑的再度聲明撤回他自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以後歷次聲明願意撤回而又屢次否認其存在的侵奪西國的義大利軍隊，這回自然又提及不干涉案

員會以往對於撤退外國軍隊的種種努力了，可是我們對這個聲名狼藉的委員會認識的太淺了，不能夠再取什麼興趣。慕沙里尼所提出的一個認真的有效的保證是到西叛軍完全勝利之時他就完全撤退義大利的軍隊。這一點大概慕沙里尼會確切履行的，西班牙的共和軍消滅了，勞工們的武裝也散除了，到時勝利的法西斯黨，保皇黨和菲籍軍人應該能夠壓製西班牙的民衆了。西班牙也不必變做義帝國的屬地。意大利祇要西班牙繞着德意軸心轉動罷，但是我們不要忘記德國還沒有應承撤退的；軍事上有什麼需要的話，他們留下少數的軍官和技師便行了，這些德國的或意國的軍官和技師祇須投入國際志願軍裏便無影無踪的避過撤退的諾言了。西班牙將來也無須把巴雷力羣島(Canary)和大西洋岸的或附近直布羅陀的軍事要點割讓給德意；德義兩國祇能在這幾個地方租得幾個民航機場，或在西國的海港得些特許的便利，他們今日的目的便算爲達到了。

將來最重要的關係還是經濟的。唐寧街堅持的信念是法郎新幣軍(Franc)終之要到倫敦來借債。我們也以爲他會來這裏，但是不見得他因此便不會拿西班牙產的原料去換德意的軍械和普通的機械。我們的倫敦最多不過希望得參加開發這個法西斯集團的殖民地。老帝國們，到了今日的命運，祇得做他們的新進的勁敵的寄生蟲。要是英國的政府到今日仍然很從容滿意地希望英國和德國一樣的會在西班牙取得一個軍事要點的話，我們惟一的解釋是他們在希望和法西斯的軸心發生恆久的友誼。但是保守黨的倫敦

，緊緊的帶着巴黎果然能夠和法西斯的羅馬和納粹黨的柏林永遠和好了，我們也就不必要心德國的海軍佔了畢斯底港(Biscaya)的軍港沿着庇里尼斯山(Pyrenees)結營，或是意國的軍隊長期成衛瑪約喀(Majorca)和瑪拉加(Málaga)張伯倫既讚慕慕沙里尼爲大政治家又讚美法西斯的政制固然非常驚人，這些話更足表現保守黨的思想動向。

我們左派的對英意協定的見解也約略講幾句罷。第一，我們到了現在還不相信「共和主義的西班牙實際上已崩潰了」她最少還能夠支持幾個月，祇要得到充分的軍械和糧食，共和主義的西班牙是可以取得最後勝利的。第二，我們根據過去的事實仍很懷疑羅馬的信義。雖然意大利見着民窮財盡或會歡迎一個暫時的休戰，但是羅馬帝國最後的慾望仍要奪取埃及和突尼斯(Egypt)——這個目的非到第二次歐戰自然不能達到了。歐洲大戰既是可能的，而德意今日已先後佔據歐洲的主要軍事地位了——最先是萊茵河西岸，其次是多瑙河的門戶，最後就是西班牙。英國既然任由德意據了這些地方，她年來的軍備擴充也是徒勞無功的。西班牙，在我們看來，是我們擊敗法西斯侵略的最理想的戰場。法國固然可以從陸路進攻，英國正可以控製西班牙三面的大海呢。

Tory Police of Peace

H. N. Brailsford

希特拉馬前卒漢倫演辭的答案

毅甫譯

四月廿四日蘇台德黨領袖漢倫的演說如巨砲的突發轟動全歐。普通的見解滿以為希特拉快要向捷克進攻了；然而，爲了要「消化」吞併後的奧國，此舉似還有相當歲月的稽延。雖然，漢倫不過是希特拉的馬前卒罷了；可是演辭中的斷然要求好像是一封具有時間限制的最後通牒一樣。他要求捷克國裏的日耳曼人之絕對自主和平等。他簡直嚴令希拉格(Prague)政府附和希氏，否則祇有甘受其報。晚近國際間的要求，除了日本的廿一條款外，簡直沒有如此激烈的了。

在這場合中我們應該反問事實：到底捷克對日耳曼人的待遇是怎樣？日耳曼人之政治和經濟實況如何？他們自願受人歧視，到底是否實情？

對於實在的情形，爲了得到正確的了解，我們必須對於捷克立國前的歷史有相當的認識。同時對於捷克領土內波希米亞，摩拉維亞，西利西亞，斯羅發啓亞，下喀爾巴什俄羅斯(Bohemia, Moravia, Silesia, Slovakia, Sud-Carpathian Russia)等地之地理形勢也要明瞭。波希米亞位於該國西陲，四面林山環繞，中間是很肥沃的平原。中古時代因爲這是德國商旅和東方貿易必經之道，爲了便利商賈的駐節和保護他們的貨物起見，於是建立了不少的城市。同時這般

富商巨賈也帶來了許多日耳曼的下人，這便是「日耳曼少數民族」到來波希米亞的原始。此後日耳曼，奧地利亞，和捷克三民族的爭霸波希米亞便無已時，並且互有勝敗。近三百年來在奧國的統治下，該地的工業開始長長的發展。奧國全部的工業，其中百份之五六·八是集中於波希米亞，摩拉維亞，和西利西亞三地的。捷克共和國成立後，這些區域的工廠便給新政府一個很嚴重的尋求銷場的問題。

戰後雖值歐洲資本的枯竭和以往奧德銷場之頓失，捷克政府仍能發展銷場和維持其原有工廠，他的經過確可驚異。可是美國的經濟恐慌，和東方的混亂局面却難免波及捷克的商業而釀成失業問題了。失業的情形在工業化的區域——恰巧是日耳曼人寄居之所——當然比較以農爲業的地方嚴重的多，理由是很明顯的。這種現象固然不能夠由捷克當局尸其咎，同時也不能公佈於世，認爲該國歧視少數民族的口實。

納粹黨人的宣傳常常說政府機關的職務一概擯絕日耳曼人的參加，其實也和事實不符。最近統計上證明司法部職員中日耳曼人佔百份之一·一·八。法官和檢察官之中，百分之二·二。六是日耳曼人。假使這也算是對少數民族的歧視，那末，德國納粹黨民官任命的條例又如何？

根據法律的規定，一區域內的小數民族凡佔該區人口二成以上者，無論在法庭上還是在其他政府機關當中這小數民族可以用他們自己的語言。同時一切事務，凡與該小數民族有關者，也要用他們的語言來處理。其他區域，無論小數民族在二成以下者，法律上也規定不能因為他們在該區上所說的語言的緣故而予以任何的不利。結果全國都是兼說兩種的言語。祇有克律尼和里(Kraneo Hory)山上幾個日耳曼人的村莊，他們或者是因為太懶惰或太傲慢的緣故，所以始終不願意學說捷克文罷了。

柏林廣播所得的印象是捷克的日耳曼兒童沒有到德文學校裏去學的權利。但是捷克的教育部長却證明全國的高級小學有四四五所是用德文教授的；用捷克文教授的祇有一一五一四所。從人口的比例來說，每所捷克學校平均要容納二二九個捷克兒童；而每所德文的學校却祇要容納一八八個日耳曼兒童便够支配了。自共和國成立後，日耳曼人口的生產率漸減，所以日耳曼兒童進小學的機會還要比捷克兒童的機會多了。

比京有一所很有歷史的德文大學，是阿爾卑斯(Alps)山以北最老的一所高深學府，也是多年來各國各族的學生都能夠享受同等機會的唯一大學。歷來對於各種宗教和政治

治的信仰都無一不包容和容忍的。這種自由的主張，就是德國的海得爾堡(Heidelberg)和萊比錫(Leipzig)等大學也若不能勝其羨慕。政府補助該校的經費，平均用在每個捷克和每個日耳曼學生的身上者，從比例言，簡直是九六·四與一一三·九之比。

這些簡單的事實和數字對於希特拉的激烈演辭和煽動國內不滿情緒之舉好像是一服清涼散熱的藥劑。不滿的情緒自然是有的。可是那裏可以說是完全沒有？德國裏面當然並不見得民無怨聲，不過是敢怒而不敢言罷了。

捷克國內一部分的人民還是對於當年奧人統治時代的佳境，日夕反覆玩味的。記得在毗薩克(Pisak)和一位戰後退伍的騎兵隊長邂逅相遇，此老現在已和他的妻子隱居這裏，藉先人小小的餘蔭，度其饒薄的生活了。進了寒暄之後，他便追憶往昔維也納的光榮，暢談昔日假期時在此風景如畫的毗薩克消閒的愉快。他說，「當年的捷克人很明白他們的身份，看見我們走過的時候他們便俯首引退了。」言下不勝今昔之感。然而，這種鄙視種族的餘音，納粹黨人大概不能引為要求日耳曼小數民族自主的充分理由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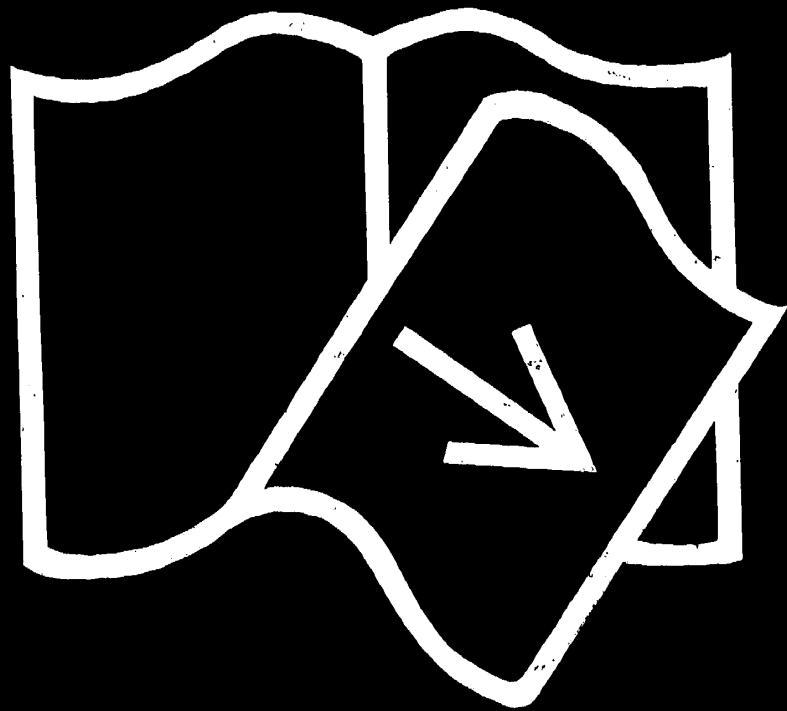
The Germans and the Czechs.
by Dorothy Giles, The New Republic

希特拉未來行的踪

前幾天某國社黨同志很趾高氣揚地對一位荷蘭人說道，「我們的領袖希特拉快要駕臨貴國了。」那荷蘭人從容地笑過，「這有甚麼稀奇？你們的皇上，威廉二世，不是早就光臨了嗎？」

友克

Critic



原件短缺